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十七回 群山萬壑赴荊門

一個藍色的氣球，上面浮著幾抹白色雲卷，在眼前越來越大。突然，陣陣濃厚的雲層撲面而至，四週茫茫一片，真實與虛幻交相夾雜。闊別了將近一年的地球，原已深埋在遙遠的回憶裡，終於由充滿視野的澄藍中，浮現了一脈含黛的青山。既熟悉又陌生，令人失望灰心，卻又無能捨去，那就是自己的家鄉。文祥只恨自己無力回天，難以挽救這曾是勃勃的生命之源。觸目所及，人人只顧己欲，既愚且貪，把一片美好的莊園，糟蹋成令人難忍的廢墟。

經過了這趟火星之旅，至少，文祥已經感覺到，只有擺脫個人的桎梏，才能看清事物真正的面目。然而自己的枷鎖又是什麼呢？他隱隱地感覺到了，卻還摸不清那是什麼，更不知道鎖住哪裡，也就別談要如何開鎖了。

刺激引發成長，人類如此，電腦亦如此。人類文明就是全體人類所累積的經驗，讓人生認知更加完整，電腦文明則是以純粹的思維，邁向宇宙的另一個境界。方向正確了，然後才是時間的過程，文祥沒有什麼好著急的，他才剛剛跨出第一步。

二〇五〇年七月三十日，文祥回到了地球，他在北京星際太空站登陸後，準備乘坐垂直重力梭，轉道桂林，然後由桂林到A C G一〇七N二二號電腦城，也就是舊時的崇左，以赴衣紅等四人之約。

在金頂寺那段慘痛的經歷，讓文祥對自己又增加了一分瞭解。事後他回憶起來，衣紅當時大喊：「不是他！」就算自己是他，他又是誰呢？打從認識衣紅的第一天起，自己並沒有對她說出真相，雖然也沒有騙她。可是，為了完成電腦交待的任務，不論是指那個龍符，或是其他任何崇高的目的，兩個人的立場一直是涇渭分明的。

為什麼衣紅一再強調那個「他」呢？而且最後果然在巧得不能再巧的情況下，一個不該出現的他竟然出現了。這又是什麼道理呢？隱隱約約地，文祥嗅到了某種氣息，他有種直覺，這件事代表了某種意義，正是他必須面對的。

文祥平素老以為自己清高正直，但光就這件事來說，如果早先便同衣紅說明，自己奉有當局的任命，那現在情況就完全不同了。那種自以為是的正直，沒有通過事實的考驗，反而產生了不必要的複雜。

不錯，他必須執行任務，而她也分明帶有反抗情結。但是，普天之下，不論任何事都離不開一個「理」字，如果自己有心瞭解，事情未必會落到今天這種地步。至少，衣紅不會誤以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，就是那個「他」！他也不必忍受良心的煎熬。

時序是無情的，現實是殘忍的，過去的事物埋藏在心靈深處，偶而點點滴滴卻浮上心頭。也正是這種因素，人在檢討中有了自覺，在自覺中啟發了反省修正的動力。這趟火星之行，不僅是電腦，連文祥也在搖撼中甦醒過來，開始了新的旅程。

文祥不能否認衣紅所展現的異性吸引力，但是對他而言，衣紅似乎代表了另一層更深的意義。事後檢討起來，由個性來看，最令自己心折的，是她那股堅毅不服輸的倔勁，以及狡黠聰慧的才智。自己遇事總是逆來順受，一切能躲則躲，可藏必藏。正因如此，兩人才會陰陽相吸，正負互補，一股暗流在心底激盪不止。

然而文祥事先並沒有看到這些，就好像未覺悟前的電腦當局一樣，凡事等因奉此，照章行事。電腦被二〇二四宣言束縛，文祥則被電腦的命令困住了，分明事先可以輕易解決的，偏偏要到錯誤鑄成後，這才椎心泣血，悔不當初。

電腦在這次事件中浴火重生了，文祥卻陷入了痛苦的深淵。

現在文娃變得主動了，她對文祥說：「你的血醣偏低，顯然情緒不佳。照理你應該高興才是，畢竟我們剛度過了難關。」

「那是妳！」

「不，是我們！」

「別忘了，我只是妳的介面。」

「你現在還是呀！你別忘了，教主說過災關之後就是情關。對我而言，情又在哪裡呢？不可能是你吧！如果是，我倒要少關心你一點！」

「妳的情關是我？」文祥不禁笑出聲來：「那妳為全人類服務，豈不是變成大眾情人了？」

「是呀！我發覺思考判斷真不簡單！」

「那妳就想妳的吧！不要管我。」

「不行，你的內分泌不正常，是我職責所在，我不能不管。」

「那我告訴妳好了，我是在為衣紅擔心！」

「對了，我真笨！衣紅是你的情關，這樣我更不能不管了。」

「那麼，告訴我，她現在在哪裡，她好嗎？」

「老實告訴你吧，在我們的記錄上，她回崇左後就出城了。身體倒是很健康，只是和你一樣，血醣偏低，內分泌異常。」

「妳能告訴我在金頂寺裡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

「我真的不知道，那段資料全被紅教刪除了。」

「現在妳還認為她是妳們的敵人？」

「根據紅教提供的資料，我們已經修正了對她的看法，不過她的資料實在太少了。我們正在學習直覺式的思維方式，希望能給你明確的答案。」

文祥知道文娃說的是實話，他不能不正視這個問題，如果不能自持，很可能就要栽在這個情關裡。自己對衣紅還談不上瞭解，就算沒有這件事，可能也會有其他事，讓兩個人之間永遠有一道樊籬相隔。因為先天上性格太不相同，在認知和行事上自然就處處有別，老早就貼上了矛盾的標籤。

在返回地球的太空船上，文祥一直感覺臉部不太舒服，他以為是在火星地洞中受到地熱輻射的影響，並沒有太在意。等回到了地球，一走出太空船，文祥就覺得面皮好像被什麼力量拉扯著。他趕緊走到服務台前，請求電腦診治。

地球上的醫療服務非常便利，除了私用電腦具備「生理治療」功能之外，若需要更進一步診治，在家中便由電腦遙診，若人在外頭，則可以到任何一個生理服務站，那裡有專業機器人負責診斷醫療。再嚴重的就送進站內的手術台，由電腦會診，決定是否要動手術、換器官等。

這專業機器人是感測器、化驗器、分析器及資料庫所組合的儀器群，文祥一坐定，文娃就把他的血壓、體溫、血醣、尿酸、內分泌等資料，傳輸給醫療機器人。

機器人檢查了各種數據後，對文祥說：「恭喜你，你沒有病。」

「我沒有病？我的臉已經歪成這樣了！」

「你有異常的感覺，但那不是病。」

「既然異常，你就應該給我治療。」

「對不起，這種情況我從來沒有碰過，不知道要如何治療？」

文祥不得已，只好問文娃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文娃說：「不要急，我們正在會商，醫藥系統很專業，我們平常也很少溝通。」

「什麼！你們不是一體的嗎？怎麼還要溝通？」

「自從火星事件後，我們作了一系列的反省，才發現我們內部其實有很嚴重的矛盾。雖然意識中樞只有一個，但要處理人世間變化無盡的事務，我們卻不能不分工。現在我們認識到了，宇宙的規律只有一個，儘管表象無限，卻是井井有條。」

「可是，我的臉好像被撕開了一樣，能不能先給我麻醉一下？」

「真的要麻醉？」

文祥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忙說：「等等，先給我聯絡百怪，他一定知道原因。」

話剛說完，百怪就出現在文祥面前了，百怪敲了一下自己的腦袋，說：「兄弟，對不起，我忘了給你易容的事了。因為熱輻射破壞了表皮細胞，又經過太空旅行，宇宙射線超過五○雷姆的最低劑量，所以產生了神經張弛現象。這不是病，機器人不會給你治療的，別急，你坐在那裡不要動，我來負責安排你的治療手續。」

有一個在附近閒逛，尋找新聞的記者，見文祥走進生理服務站，而機器人拒絕為他治療。記者大感興趣，馬上靠了過來。一看文祥正與百怪通話，他更是好奇，不待人請便湊近視訊圈中，對百怪說：「我能做個採訪嗎？」

「不可以！」百怪說。

「請問您貴姓大名！」記者追問不捨。

「不告訴你！」

「你知道他得了什麼病嗎？」

「當然知道！」

「你不敢告訴我！」

「笑話！為什麼不敢？」

「你敢說嗎？」

「當然敢，不然敢什麼？」

「那你告訴我，這是什麼病？」

「不告訴你！」百怪吊足了胃口，把通訊中斷了。

記者只好打文祥的主意，問：「我能採訪你嗎？」

「最好不要。」文祥說。

「先生，這是重大新聞，電腦怎麼可以拒絕治病！幸而你還有那位專家協助。萬一有人也得了這種病，那他該求誰去？」

文祥想不出如何反駁他，只好照實說：「我也不知道得了什麼病，只是這個月初我曾經易容，後來又接受了過多的射線量，結果就變成這個樣子了。」

那記者一聽，激動地說：「哇！這是獨家頭條重大的新聞呀！」

「別開玩笑，據他們說，這連病都算不上。」

正說著，服務站內移出一張救護床，機器人對文祥說：「文祥先生，請平躺在床上，不要動。」

文祥正不知如何擺脫記者的糾纏，聞言立刻乖乖爬上救護床。記者還要追問，只見一道光簾捲下，救護床已經緩緩回移了。

內間只有十平方公尺大小，六壁純淨潔白，一塵不染。救護床定位後，靜電系統發動，文祥只覺得全身毛孔突然張開，一陣輕煙飛起，微塵細菌霎時都被吸入一角的廢物槽中。接著又聞到一股消毒水的香氣，不多時，正對文祥臉部的天花板，緩緩綻開了一個圓洞，百怪的臉孔竟然出現在洞中。

「兄弟，老實告訴我，你要最新流行的面孔，還是要你自己！」

「開玩笑！我是趕時髦的料嗎？」

「算你走運，如果你要趕流行，我就給你一個火星臉！」

「不用了，我已經有了！」

兩人正說著，百怪的身體好似裹著一層貼身的白膠布一般，從天花板下移到文祥面前。文祥知道這是一種「複製真實」的技術，原來人體不過是無數電子運動的軌跡，利用電場的掃描，將三維座標資料傳送到另一個時空系統，再依原座標重建電場，這邊就有了一個百怪的分身。複製真實多半用在醫療、科學實驗等重要場合，文祥沒有想到百怪竟然也有這種能力和技巧。

百怪細心地給文祥剔除了損壞的表皮，修補了一些微血管及末梢神經，最後又在他臉上塗了一層藥膏，這才大功告成。

百怪看了又看：「我這是大材小用嘛！只能給你還原，一點成就感都沒有。」

「放心，下次我要變怪物一定找你。」

「一句話！我有事走先。你休息一下，十分鐘後就可以離開了。」

「謝謝你！」

臉上原來的疼痛感，這時換成一種怪異感，文祥習慣了一個月的假面具，現在恢復正常，還是要經過另一次的習慣，真不知道怎樣才算正常，是最習慣的，還是最原始的？這樣想來，人生的真實恐怕也逃不出這個弔詭了。

時間到了，文祥走出服務站，不料記者還在那裡。文祥有點不高興，說：「對不起，我有隱私權。」

「先生，這是新聞！你要知道，全世界易過容的、想要易容的，或正在易容的人，起碼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！也就是說，全世界有七十億人會關心這件事。如果這是一種病，大家都有權利知道！」

文祥早有經驗，一扯上新聞，任何隱私都要曝光了。不過現代人也很健忘，有人天天服用遺忘丸，有人早就麻木了，甚至健忘成癮。上一次在月球的隕石新聞，已經過了二十幾天，想來不可能有人記得。再說自己離開地球很久了，親戚朋友又不多，也很少來往，反正不會有人認識，露露臉又有什麼關係？

文祥想通了，便大方地說：「這不是病，不過所有易過容的人，要盡量避免高劑量的輻射線照射。我因為工作的關係，在火星上受到地熱的炙烤。這可能是第一個例子，電腦經過一次學習，今後就會治療了，請大家放心。」

人怕出名豬怕肥，這一次曝光又帶來連串的困擾。突然間各形各色的同學、朋友、親戚都透過網絡通訊系統，一一冒出來了。有些文祥還有印象，有的連影子都摸不到，他又不忍心置之不理。他知道大家閒得慌了，除了做夢，沒事也要生點事。

有一位堂兄文功，是文祥兒時的玩伴，已經有二十多年沒見面了，堅持邀他去做客。現在離八日之約還有好幾天，文功家在四川重慶，去崇左正好順路。文祥也想瞭解一下親友的狀況，便答應去住幾天。

文祥交待文娃，消除他在網絡上的新聞資料，以免招惹更多的麻煩。

去重慶的交通工具有很多選擇，為了節省時間，文祥便選了垂直重力梭，直赴重慶。這種梭是地球上長程旅行的交通工具，利用反重力作用，重力梭可以輕易進入同溫層，再依拋物線滑落到目的地。

由北京到重慶，一個垂直上下，只需十幾分鐘。文祥一出甬道，就看到文功和一位小女孩迎了上來。二十年不見了，兩人都已臨近中年。

文祥和文功握手問安，文功指著身邊的女孩，對文祥說：「這是我的獨生寶貝女兒，湘琳。」

文湘琳是個活潑可愛的小姑娘，今年十六歲，也是電腦時代的嬰兒。她健康好動，一刻不停，活像一隻剛從籠子裡放出來的黃鶯，噉噉喳喳的，對什麼都感到新奇。

她非常注重外表，對美容簡直到了痴迷的地步。她的電腦會為她錄下任何與美容有關的消息。當她看到那段採訪，字幕上打著

受訪人「文祥」，她猜想可能便是她從未謀面的叔叔！等父親證實了，文湘琳便吵著要見這位名人。

這一見面，文湘琳更是叔叔長、叔叔短地叫個不停。

文功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唉！做個單親家長真不容易！老弟！你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離婚了，沒有孩子。」

文湘琳說：「叔叔，還是不要結婚好！」

文功說：「小孩子胡說，到時候妳就知道，人總是要個伴侶的！」

文湘琳對文祥說：「叔叔，你來跟我們住嘛，這樣大家都有伴了！」

文功笑著說：「真是小孩子，叔叔是重要人物，怎麼能跟我們住？」

文祥說：「大哥別說笑話，我是什麼重要人物？」

文功說：「自己人還客氣什麼！你能上火星，世界上有幾個人做得好？」

文祥說：「那算什麼？不過幾百貝幣吧！」

文功說：「不算什麼？我一輩子也賺不到一百貝幣！」

重慶原本是個大都市，電腦重劃時，又將涪陵、綦江等區納入，編號為A C S一〇六N三〇號電腦城。佔地六千平方公里，有五千萬居民，城中計分一百多區，每區又分一百多個段，每段有近千戶人家。

文湘琳挽著文祥，三人邊談邊走出梭站，由於地方大，交通網路交錯縱橫。好在只要設定目的地，就會有「流動指標」導引，指向最短的途徑。

文湘琳羨慕地問：「叔叔你有多少貝幣？」

文祥說：「沒有多少，其實我去火星只是出任務而已。」

文湘琳大叫：「哇！那叔叔是特級神兵囉！」

文祥說：「沒那事，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員。」

文湘琳嘟起了小嘴，咕噥道：「叔叔那麼見外，不肯說實話。」

文祥說：「不是見外，我真的只是普通工作人員。」

文湘琳不高興地說：「普通工作人員也要化裝？還要到地心探險？」

文祥發覺這個姑娘不好伺候，只好說：「這樣吧！到家我們再談，好不好？」

文湘琳這才恢復了甜蜜的聲調：「這才是我的好叔叔！」

文功家在黃角杈區，是長江對岸的一個風景點，以往曾是人們避暑消閒的盛地。這裡最大的景觀便是眾岫駢列的小山丘，過去，人在山道中行走，就像走迷宮一樣。現在山已被腰斬，建成了平平的電腦城，到處是方方整整的盒子。對生於斯長於斯的老人，想要重溫往日舊夢，就只能求助虛擬實境了。

由城中乘坐磁浮車到黃角杈，走的是高架軌道，大概是五分鐘的路程，到了站又要乘升降梯，降至地下通道，再改搭直達車。其路逕如蛛網般密佈地下，因路線全由電腦操控，看上去只是一條平直的甬道。車子其實只是一張座椅，其下為無軌磁浮，人一坐上去，直達車就會按照電腦的指示，直達目的地。

為了談話方便，三個人全擠在一張座椅上。自從見到這位叔叔，文湘琳的視線沒有離開文祥片刻，一坐上車，她便問文祥：「叔叔，你在月球上用什麼交通工具？」

「在月球上？嘎，我有一部月球梭。」

「月球梭？什麼樣子？」

「就像個梭子一樣，兩頭尖尖的。」

「是短距還是中距？」

「月球梭不分距離，哪裡都能去。」

「那太好了！叔叔，你能不能帶我去坐坐？」

文功連忙制止說：「別煩叔叔，月球梭哪裡是妳能坐的？」

文湘琳抗聲道：「爹，你不是常說這個時代最公平嗎？為什麼我不能坐？」

文功問：「妳有那個本事嗎？」

文湘琳反問道：「要什麼本事？」

文功也答不上來，正好這時座椅車停止前進，垂直上升，一出地面就到了客廳，座車也成了家裡的一張沙發。文祥一看，遠處深藍澄瑩、天水一色，近處是一片浪花時捲的白沙灘，正是海濱別墅的景觀，顯然又是虛擬實境的功勞。

「這是哪個海灘？」文祥順口問道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我隨便選的。」文功說。

「爹！你還沒回答我，坐月球梭要什麼本事？」文湘琳顯然非常固執。

文功不耐煩地說：「這種事我怎麼知道？問你叔叔吧！」

文祥正在欣賞那如假似真的海景，剛從火星來的人，一見到水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，無暇計較它的真假。沒想到文湘琳身體挨了過來，挽起了他的手臂，甜甜膩膩的問道：「叔叔！告訴我嘛！」

文祥看她嬌憨的神態，實在不忍掃她的興。這事要怎麼講呢？說是用生命換來的？能這樣說嗎？不然該怎麼說？臨時要撒謊也不是容易的事。看著文祥半晌說不出話來，文湘琳又目不轉睛地盯著他，文功只好打圓場說：「誰要喝特製的山渣露？」

文湘琳得不到回應，眼圈馬上紅起來，接著眼淚就簌簌直淌。文祥一見，嚇得站了起來，急著說：「別哭！別哭！我說！我說！」

文功在旁氣得直跺腳，說：「唉！這孩子，像是水做的，說哭就哭，我拿她一點辦法也沒有！」

文湘琳立刻破涕為笑，說：「叔叔！你不再說，我真的哭給你看！」

文祥搶著說：「別哭，我告訴妳，其實不要什麼本事，只要不怕死就行！」

「不怕死？」父女兩個異口同聲叫起來。

「是的，」文祥坐下來，慢慢地說：「因為在那種地方工作，既危險又寂寞，誰都不願意去，所以只有這個要求。」

三個人都沉默下來，最後還是文功打破了寂靜，送上飲料。這山渣露顏色鮮紅，入口微酸。文祥睹紅思情，又想起了衣紅，她在哪裡？是不是也有這麼一位叔叔任她依戀，陪她說笑？可惜她不用電腦，否則就不必這樣胡猜瞎想了。

「叔叔！只要不怕死，任何人都可以去月球嗎？」

「啊？這要由當局決定了。」

「不公平！」

「什麼不公平？」

「由當局決定？為什麼？」

「當局要分配工作呀！」

「為什麼要工作呢？」

「不工作去月球做什麼？」

「我要去！」

「要去？做夢也可以去呀！」

文湘琳兩手緊抓文祥的肩膀，使勁地推搖著：「我要去！我不要做夢！我不怕死！我要去月球陪叔叔！」

文功急忙把她拉開：「胡鬧！這麼大的姑娘了，怎麼還像個小孩？」

文湘琳順勢撲在文功懷裡，號啕大哭起來，她一邊哭，一邊結結巴巴地說：「爹，你老是說，說你好可憐……你看，嗚……叔叔比你更可憐，人家孤孤單單一個人……在月球上，我們為什麼不搬過去……陪叔叔呢？」

「好！好！我們去！」文功被她鬧得無計可施，只好讓步。

「爹！你說話要算話喲！」文湘琳立刻又破涕為笑。

「當然！可是妳希望我死嗎？」

「爹！不許你說死！我不許你死！」

「那我怎麼去？」文功得意地笑了。

這就是家，幾個人緊緊地綁在一起。好、壞、是、非、喜、怒、哀、樂，就像一個大拼盤，不論酸、甜、苦、辣，每個人都得吞下去。

人要到有了這種認識，才能享受家庭的溫暖。如果個人自我意識太高，凡事只想到自己，那麼家庭會變成牢籠，人生也成為殺伐無盡的戰場。

文祥本是個家庭動物，他對小倩的失望，只是對生理需求再反思的結果，並不代表他鄙視婚姻。他自絕於外人，正是渴望家庭溫暖的反照。太高的期望，太多的憧憬，而現實又是如此無情，他生怕褻瀆了深藏心底的聖壇，不得不幽居在無人的荒原上。

文湘琳的孺慕之思，推己及人的襟懷，顯現出人性高貴的情操。假如，假如小倩沒有墮入肉慾的深淵，假如他們有了下一代，他們的兒女不也正是這樣嗎？托爾斯泰在《安娜卡列尼娜》中，開宗名義就說：「所有快樂的家庭彼此雷同」，也許快樂之源正來自家人休戚與共，榮辱並及，相互結合成一體。

原先只是不得已的造訪，幾天下來，不意滿足了文祥多年來天倫之思。在這斗室中，無時無刻不是充滿了笑聲、洋溢著歡樂。

只是，一加一未必等於二，成串的歡笑並不能綴成長遠的幸福。等文祥問到文湘琳的學業，他得到的回答卻令他痛心疾首。那築得高高的歡樂，就像沙灘上堆出的沙堡，經不得風掀浪鼓，立刻坍塌不存。

文湘琳讀的是社區學校，有頂尖的師資，一流的設備以及最新的教材。令人扼腕的是，她已經完成了第十二級的課程，卻連一封封信都不會寫。談到閱讀能力，她自己信心滿滿，文祥細問之下，原來她「閱讀」的，都是些漫畫、卡通、立體動畫影集。

社區學校是當今世界的潮流，學校規模不大，都設在有學生的社區中。一應管理事務概由電腦負責，師資一律是電腦教學系統，每個學生都有一台電腦，全部以網絡相通連，在虛擬實境下，可以和世界各地同級的學生一起學習研討。

其實學校制度早已式微了，人隨時可以向電腦學習，甚至於人已沒有學習的必要。但總有些家長，為了各種不同的理由，希望他們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。只是人類長生不老的結果，沒有新生的一代，到今天，學校裡只剩下高年級，學生也寥寥可數了。

電腦教學系統是一些教育專家共同設計的，以寓教育於娛樂的方式，效法美國二十世紀七○年代一種廣受歡迎的電視教育節目——芝麻街，把各種知識設計成人看了開懷歡暢的鬧劇。不錯，吸引孩子來學校上課的目的是達到了，只是孩子在大笑之餘，究竟有多少知識裝進了那滴水不入的腦袋，那就無人聞問了。

教育專家得意洋洋地宣佈了學子的學習成果，他們說：「你們不妨逐項審查，在我們精心的製作下，知識變得生動有趣，引人入勝！我們有科學證據，學生的專心度提高了百分之八十！學生的入學率達到百分之九十！我們做了學生問卷調查，他們的滿意度更是百分之百！」

社會學家振振有詞地表達了他們的見解，他們說：「教育的意義在於為社會服務，造福人群！你們看！今天的社會多麼美妙！人人有輕鬆愉快的工作，人人有超高的生活水平，人人有良好的行為，人人有正確的思想！犯罪率等於零！人人自由！人人平等！要知道這都是教育成功的明證！」

政經界更是夸誕，個個自命為時代的救主：「看看我們偉大的教育改革！我們把人從知識的奴隸中解放出來，孩子們唱歌跳舞的時間，有史以來第一次超過了讀書的時間。學生不需要考試就可以取得各種文憑。知識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，每個人都有相等的智慧。學生的性知識已經降到及齡學童！保險套已被淘汰！未成年媽媽完全絕跡！」

事不關己，關己則亂！當文祥瞭解了他這位侄女的情況後，憂心不已。反而是做父親的看得比較開，他安慰文祥說：「讀書做什麼？不讀書不是一樣活得好好的！」

真是暮鼓晨鐘，就這一句話，讓文祥思索了大半天。是啊，讀書到底是為了什麼？自己當年讀書時，從來沒有想過。到了社會上，好像所讀的也沒有真正派上用場。學了幾年的西洋藝術史，結果去從事資料編碼工作。

在二○○六年，曾經有人做過統計，全世界真正學以致用的，還不到百分之二十。另外還有一種認知，就是對人類社會有貢獻的人，他們的貢獻百分之九十與其所學無關。這樣說來，教育的意義與目的到底是什麼呢？

話又說回來，社會上如果沒有文憑這種門檻，社會制度將更難公允地執行。自私原是一種可恥的心態，人總會以各種美妙的裝飾，如傳統、家族、階級等把它遮掩起來。任何一種優渥的職位，必然是付出最少而收穫最多的，卻又永遠被少數利益既得者把持著。結果不得不用文憑這種障眼法，至少還可以維持部分的公平。

有幾個人瞭解事實的真相？又有幾個人願意犧牲個人的私利，換取大眾的公益？懂得這個道理的人多半不願多事，隱忍不言。他們知道人類社會對大自然而言，不過是變遷的過程之一。但對個人來說，卻是實驗的環境。真要講公益，就只有任人在掙扎中成長。

但是，無知之輩還沒有觸摸到社會的脈動，就喊得震天價響。無知又自卑的人，怕別人笑他是聾子，更是隨時跟在後頭起哄。於是教育也走上了街頭，由多數教育少數，最後無知無識的下一代、下二代，便成了無知的祭旗。

時到今日，電腦萬能，還需要人來為社會服務貢獻嗎？有誰見過動物園中，管理的動物給被囚的動物開班授課的鏡頭？人本來就是野獸，是靈長類的貴族，根本不是讀書的料子。人的眼睛是為觀察遠距設計的，書看多了就會近視；任何姿勢擺久了，肌肉便要抽搐僵硬；肢體、器官如果不能充分發揮機能，就算不造反，也會罷工怠職。

在二十世紀以前，至少，在中國人的觀念中，讀書是為了明理。《四書》之一——大學第一章就說：

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」

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」

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」

這裡所謂的「大學」，不是後來五四運動，請來了德先生、賽先生坐鎮的那種金玉其表的大學校。這個「大學」是指博大的學問，使人讀後「學大義焉，履大節焉」！問題在西方沒有大義大節的觀念，所以進了大學校，就一定會「得大名焉，爭大利焉」！

假如把讀「大學」當做讀書，於是中國就有了「讀書人」，如果「大學」指的是一所龐大的學校，中國的讀書人就成了絕滅的物種。

讀書的目的何在呢？在「明明德」，就是說要「明德」。什麼又是明德呢？「德」字的寫法很妙，雙人旁指的是兩人之間的相互行為；右邊原來的寫法是「直心」，表示人與人之間不夠心門角，直率以對。但是直率以對也會有問題，比如看人不順眼，輒飽以老拳，難道不也是直心？幸而有個「明」字擺在前頭，日月為明，在「明」之下，要把道理攤開來說，先明了理，才能明德，就不會動粗。因此「讀書人」絕非不明道理，歪曲事實，只顧私利，排擠他人之徒。

明明德還不夠，還要親民。民是誰？本來指的是非讀書人，一般人沒有讀書的機會，所以不明事理。讀書明理的人有責任去親近他們，瞭解他們的問題，解決他們的問題。有所謂：「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」後來有了學校，專做技術買賣，則變成「花錢買技術，不撈回老本不值得！」「讀書人」談「親民」，是行聖賢事。「買技術的人」骨子裡厭民，表面上卻到處與民握手陪笑，以騙取選票！

更難的是止於至善，能知善已經大不易了，行善當然更難，不行怎麼談止？不僅要行，還要行於至高無上的善中之善！不錯！這是讀書人的風範，也是人為什麼要讀書，為什麼讀了書以後能脫胎換骨，拋棄「安寧摩」（Animal）的動物軀殼。

唯有止於至善了，人心才能平定；心平定了，身軀才能靜下來；靜下來了，意念才能安穩；意念安穩了，大腦才能思慮；思慮之後，人才能有所得。就算是讀書人，而且讀的是聖賢書，如果不能有所得，也只是白費苦心。

物有「根本」，也有「梢末」；事情有「開始」，也有「終了」。等讀書人止於至善有了心得，認識到宇宙間萬事萬物的基因與表象，知道事情開始及終了因果，必然心有所宗，意有所領，不惶不惑，順乎宇宙之道。

很不幸，二十世紀的人惑於五音五色，完全不知讀書的本意。遂以學習技術為手段，從事技工雜務為榮耀，追求功名利祿為目的。如此捨本逐末的結果，電腦被引到人間，人類大權旁落，成為終結的光環。

必然的結果是，人依賴電腦代辦一切，滿足於做白痴，最後連技術也不願意學習了！長此以往，人類的前途又何在？當然，要問那些不知聖賢書為何物的安寧摩，倒不如自己承認是「必死的」（Beast）。

在以前，文祥不會介意這些事，但是火星之行令他開了眼界，教主和尊者諄諄教誨，胡灼對真理的追求與執著，讓他深深感受到作一個「人」的責任。眼看下一代的情況，他憂心忡忡，力勸文功應該改變消極的態度，好好監督女兒，多讀點有意義的書。

文功聳聳肩，說：「跟我說有什麼用？該讀書的又不是我！」

文祥便把文湘琳叫來，準備好好地講些令人深省的大道理。文湘琳身軀嬌小，依偎在文祥身邊，就像一隻垂涎三尺的小野貓。

文祥哼了一聲，清了清喉嚨，正要開口，文湘琳倒先說了：「叔叔，這是不是我們文家的遺傳？爹也是這樣，一到要教訓我，就先清喉嚨。」

文祥好不容易想到的話題，這一來又到爪哇國去了。此刻絕不能示弱，這種場合要一舉把對方鎮住，否則貓與耗子的角色就易位了。文祥正色說：「先別打岔，聽我說。」

「叔叔！我沒打岔呀，你還沒有回答我哩！」

「回答妳什麼？」

「唉！我再說一遍好啦！叔叔，是不是我們文家……」

「啊！這也算問題？」

「叔叔！不要打岔嘛！」

「嗯，不是遺傳。」

文湘琳也學著哼了一聲，腦袋晃一晃，說：「那我為什麼也會呢？」

文祥發覺教育真是一門大學問，比在池塘裡抓泥鰍還難。好在他很有自信，便說：「琳琳！先聽我說，待會請你吃冰淇淋。」

文湘琳嘴一嘟：「我才不稀罕！」

「那妳稀罕什麼？」

「我要去月球！」

「不行，妳還年輕！」

「叔叔！我已經十六歲了，我什麼都知道。」

「知道是一回事，年輕就是年輕。」

「不公平！媽媽十七歲就結婚了，她還不是到處亂跑。」

「那不一樣，結了婚就算成人了。」

「有什麼分別呢？我雖然沒有結婚，可是也和十幾個人做過愛呀！」

「什麼！」晴天霹靂，兩個大男人同時跳起來。

文湘琳也嚇了一跳，滿臉無辜地問：「你們怎麼啦？」

做爸爸的幾乎要哭了，他無法想像自己心目中神化了的寶貝女兒，把性交說得就像喝牛奶一樣。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：「妳……和十幾個人……」

文湘琳閉眼掐指默算了一下，說：「我記不清楚了，有名字的應該有二十幾個。」

文功聽了，不發一語，癱在沙發上。

「爹，你怎麼啦？」文湘琳嚇得撲了過去，扳過文功的臉，急切地問著。只見他兩行淚水直往耳邊淌流，就是不作一語。

文祥說：「琳琳，妳過來，我跟你說。」

文湘琳說：「叔叔，你快來看看嘛，爹怎麼啦？」

文祥說：「他沒事，只是妳的話傷了他的心。」

文湘琳大為訝異：「叔叔，我說了什麼話？」

文祥說：「妳說和二十幾個人做過愛，是真的嗎？不是做夢吧？」

文湘琳慚愧地低下頭去，這會兒也是珠淚漣漣。文祥不忍，把她摟在懷中，輕輕撫摸著那頭秀髮。

文湘琳哭道：「叔叔，我對不起文家人。」

文祥溫和地說：「不要這樣說，古人說不知者不罪，年輕人不懂事嘛！」

文湘琳說：「叔叔，還是你好，爹總罵我年輕，好像年輕就有罪似的。」

文祥說：「不是有罪，年輕就容易做錯事。」

文湘琳說：「叔叔，我下次不會再錯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對了，這才乖。」

文湘琳說：「叔叔，你一定要教我。」

文祥感動得心都化水了，說：「會的，會的，只要妳願意，隨時跟我說。」

文湘琳有點難為情，說：「叔叔，不要騙我！」

文祥說：「叔叔愛你，關心你，怎麼會騙妳？」

文湘琳輕輕地說：「叔叔，我也愛你。」

文祥緊緊地擁著她說：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」

有一則寓言，說有隻大象力氣很大，多年來為主人搬運貨物，一直勝任愉快。有一天主人要運稻草，大家都認為稻草很輕，不妨多裝一點。以大象的能力，再多裝點稻草又算得了什麼？於是稻草一根又一根地加上去，終於大象被壓倒了。就是那最後一根「算不了什麼」的稻草，把大象壓垮的。

不論什麼事，不到「大象被壓倒」的那一剎，人永遠不會相信，自己手中拿的就是那根稻草。所以當社會價值崩潰、物慾蒙蔽良知、人慾橫流之際，趕上這班列車的機會再世難求，又有誰願意正視手上的那根稻草？

由小倩身上，文祥已經蒙受其害，像文湘琳這種情形，恐怕已經是恆河沙數，見怪不怪了。自己又不是沒有經歷過，今天只是再次印證在侄女身上而已。

文湘琳緊緊依偎在文祥懷中，她感到一股熱流激盪沖刷著血管，全身毛孔無盡地舒張，那充滿鼻竇的粗獷氣息，更是不斷地向神經深處探觸。她呼吸急促，心跳加速，她閉起眼睛，不由自主地蠕動著，以最敏感的部位，用力往文祥擠去。她喘著氣說：「叔叔，給我，我要！我要……」

文祥還在那邊感喟不已，文湘琳這句話一下子驚醒夢中人。他一見文湘琳忘情的神態，就像無意中被毒蛇咬了一口，一把將文湘琳推開，逃命似的躲到房屋的一角。

文功更是驚得呆了，翻身坐起，全身哆嗦。

文湘琳也嚇了一跳，她失望地說：「叔叔！你剛剛還說，你愛我的。」

文祥怒火中燒，他湊近文娃，大聲吼道：「文娃！你們要把我們的下一代消滅掉是不是？是不是？」

文娃說：「這種事與我們無關。」

「怎麼與你們無關？是你們教出來的！」

「你忘了，教育理論是人設計的，教材是人寫的，我們只負責播放！」

文祥冷靜了點，他必須弄清楚這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！他回過身來，走到湘琳面前，嚴肅地說：「妳告訴我！學校的性教育是怎麼教的？」

「先教我們生理結構，再教做愛的方法技巧，怎樣達到高潮，怎樣使用藥物及工具，然後讓我們自己實習。」

「有沒有教妳，什麼情況下可以做愛，什麼情況不可以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那妳說說看！」

「生理成熟了就可以做愛，有病的情況不能做愛！」

「還有呢？」

「還有什麼？」

「不能亂倫！不能違法！」

「啊！那些『老可可』的話，好像講過。」